



## 请让我为您荡起双桨(下)

(接上期本版)

父亲是家里的长子。奶奶是解放前的童养媳，比爷爷大三岁，大字不识，生了父亲和叔叔后，留在湖南老家侍养公婆。而出去上了大学、当了军官的爷爷，在进了西安城之后，果断把奶奶休了，四岁多的父亲被判归爷爷抚养。很快，父亲有了后妈，接着又有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。

在这样的家庭里，他显然是多余的。他很小就开始住校，有时家里没有及时给他生活费，他就自己捡破烂、打小工，反正绝不主动开口。这样的成长环境，使他的性格倔强、节俭、急躁、自闭。

但父亲很聪明，也很勤奋。高中时，他是西安市的数学竞赛第一名、物理竞赛第二名，很早

就作着报考清华大学的准备。后因出身原因，父亲满怀委屈地进了当地一所小中专。“文革”结束，刚刚恢复研究生教育的时候，父亲就直接报考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。可通知书寄来时，他却不得不放弃。因为那时候我们姐弟几个相继出生，家里的负担越来越重，母亲坚决不同意他去上学。父亲没有争辩，默默收起了他的通知书，安安心心继续当中学老师。从此，命运再也给过他机会。

那个下午，父亲酩酊大醉。原来我的身上，寄托着他那么多的希望。我的大学、我的研究生，都已经是他今生再也不能实现的梦想。我忽然深深地理解了父亲，多年来积攒下来的怨恨、不满，烟消云散。

手给我做的那支竹笛，我至今仍然保留着，在拉练途中、在舞台上，我都用它表演过，它为我打开了一个美妙的音乐殿堂。

而最让我感慨的，是当年父亲为我误打误撞选定的专业。二十多年，我亲身经历了中国航天发展从低谷到回升的过程，而今天，它已成了全国最热门的专业之一，也成了我此生最热爱的专业。当我亲手放飞第一颗我们做的卫星，当卫星的信号第一次清晰地传回来的时候，热泪盈眶中，我想着：“这里面，有父亲的一份功劳！”

歌声里，藏着他的过往：父亲也曾划着双桨在湖上荡漾，那湖水也曾倒映过他年轻的面容，那湖面上也曾飘荡过他年轻的笑声。

是谁说过的，真正优秀的父母，都是孩子生命里不动声色的摆渡人。他们无声无息地划动船桨，把我们送到自己想去的地方，看我们上岸，大步流星地向前走，不牵挂，不回头。

可有一天，父亲的双桨再也划不动了。我拼尽全力地修补，只为有一天，我也可以摇起桨，载着他，一下一下划回我们的过去，并陪他再次唱起那首歌：“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……”（全文完 陈小前）

## 心中的花树

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，我奔赴儿时生活的小院，踌躇在满园的红花绿草之间，潜意识里，我在寻找那张熟悉的笑脸，然而，我却再也找寻不见母亲，她已去了另外一个世界。

晒场边花朵正开，有山茶花、玫瑰花，还有许多花的茎叶正翻新在顶端。我久久地凝视着红的、白的、黄的花瓣，无数个场景交叠在眼前，那些场景如同花朵，甜美过我的想象多年。

邻里都知道母亲爱花，送给她不少花秧花苗。从此，小院前后花团锦簇，四季不断。每当花开繁盛时节，九十多岁的母亲总是让与她一同生活的大姐拍来图片，让我们分享花开的喜悦。那一蓬蓬的栀子花、玫瑰花、菊花，让人在季节的变换中体会到自然舒展之美。

去年暑假，母亲见我回家了，黄昏时节，她指着晒场边缘一大朵一大朵的花说：“这是什么花？”我连忙用识花软件查寻，手机面上跳出“大丽花”，母亲见了，兴奋地念道“大丽花”，并说“这名字还真符合。”说完，拿来电筒，照一个小灰桶（瓦匠用桶）里养的一株细瘦的花，光射在藏于叶间的边缘有褶皱的红花上，母亲问：“这又是什么花呢？”我一查，手机面上又现出“竹叶梅”，母亲一见，乐了，说，这种花有意思极了，小小的不张扬，却极耐看。

自由、舒展、不张扬是母亲嘴里常常念叨的几个关键词，也是她90多年人生之旅的写照。我悄悄地用意念在心中画出一株花树，花树上开满了鲜花。母亲一直坐在花树下，我盼望着在梦中与花树下的母亲好好聊天，向她诉说一个内向女儿不曾说出口的话——母亲，我一直特别爱您。（王丕立）

### 5

三十岁，父亲有了我。我三十岁时，也做了父亲。

那次回家过年，老妹忽然问我：“刚才你从外面进来，听你的咳嗽声怎么那么像老爸！”我忽然意识到，在我和父亲之间，相似的东西实在是太多。

比如职业。懂事以后，目睹了父亲当老师的卑微与不易，我发誓今后决不当老师。可是，本科硕士博士，一路读下来，终于，还是当了老师，而且一晃，快二

十年了。

比如性格。刚进大学时，从农村老家考出来，口语和听力基础基本为零的我，英语只考了50分，在班里垫底。一年多的时间，我背完了一本英汉字典、听坏了两台录音机，硬是追到了班上的最前面。

比如爱好。父亲对于数理化的热爱，无一例外地传承给了我，这些课程从中学开始就没让我感到过吃力。我九岁时父亲亲

### 6

退休之后，父亲住回了乡下。一天，母亲忽然打我电话，带着哭腔说：“你父亲很不好，但他不愿意过来看病。你好好劝劝他！”我赶紧回去把他接过来。从车上把他扶下来的时候，才发现他的体重变得如此之轻，眼神很茫然，瑟缩着像个无助的孩子。

接下来，父亲在长沙的几个著名医院之间轮换着。医院给不出确凿的诊断意见，就不断尝试着各种治疗方案。两个月，CT做了8次、脊穿6次、抽血20余次……到最后，他的手上已经找不

到可以扎针的地方，只能从颈部扎进去。一遍遍折腾，父亲的状态每况愈下。

端午节，父亲难得精神不错，我陪他在病房里看直播赛龙舟。他看着队伍争先恐后地奋力划桨，高兴得笑出了声。我忽然想起，父亲特别喜欢看的一部很老的电影《祖国的花朵》。影片快结束时，一群少先队员在公园的湖上划着船，兴高采烈地唱着歌：“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……”每到这一幕，父亲总是微笑着忘情地低声和唱。在那